

~~27472~~
31



豐饒的土地

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

豐饒的土地

李 靈 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五·上海

Petras Zvirka

Mother Earth

根據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1939 No. 5 版本譯出

豐饒的土地

原著者	蘇聯 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
翻譯者	李 靈
出版者	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四廠 (上海新開路一七四五號)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書號(50)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64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5/8
1952 年 7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
1955 年 1 月根據文光書店 1952 年版修訂重排
1955 年 4 月上海新 1 版——第 2 次印刷 2001—14100 冊
定價 三角三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通過農民猶拉斯的命運，描寫出立陶宛在所謂「獨立戰爭」結束後的農村歷史，當時資產階級雖把地主的土地交給部分農民，但由於資產階級支持着富農經濟，於是農民猶拉斯經受不了歉收的打擊，重又落入莊園管事賈馬拉^{賈馬拉}的圈套。最後，他終於覺悟到只有爲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鬥爭，才是他唯一的道路。

書中表現了立陶宛人民在未加入蘇聯以前對舊政權不斷增長的憤怒，和對布爾什維克所傳佈的真理的嚮往。

沉悶的有霧氣的黎明緩緩地在熟睡的村莊的靜穆中升起來，村莊被雄雞無精打采地喚醒了。很久沒有一點聲音衝破這懶散的靜穆，只有一道陽光穿入了昏暗，在穀物長成的潮濕的田野上照耀。甲蟲和蠕蟲被陽光照醒了，懶散地在陰影中伸展。

突然，一聲警戒的尖叫，像狩獵號角的長鳴一樣響過了草場。樹葉顫動着，棲止在樹梢上的一隻小鳥驚慌地鼓起雙翼。一隻公牛站在山頂上，牠的身影襯在紅暈的晨空中。那隻牛像一座青銅雕像似地站在那裏，用牠那雙發亮的犄角掘着草泥，牠那粗實的脖頸彎曲着，用大鼻孔貪婪地吸着空氣。這是茁壯和臂力的優美的象徵。

牠脖頸上的厚皮摺成了皺紋。牠抬起頭，用充血的眼睛凝視着遠方，於是牠就像確知無人勝過牠的敏捷與活潑一樣，又吼叫起來，便衝進了山谷，牠的尖利的犄角上帶着一團草泥，宛如勝利的皇冠。

伴隨着收牛人的吼叫和鞭鳴，有一羣牛緩緩地在草場上移動着，牠們的平靜被一隻公牛

的吼叫無禮地破壞了。村民開始從紅頂的房子裏走出來。鏟刀的鋼片和耘耙的鐵齒在遠處熠熠地閃光。

又一天的苦重的勞作開始了。馬、牛、牛犢在田野中嚙着三葉草。在田地的遙遠的一端，孩子們在青苔堆和茅草堆裏玩耍着。

整個早晨，被河水波動着的羊鳴還可以在打禾機的迴轉聲中聽見。羊羣撞着籬笆，或者轉圈跑着，看見剪刀，就驚慌得抖起來。五六個姑娘，有幾個牧羊人也來幫忙，在羊羣中跑着，撓住了羊身上的毛，就把羊摺在地上綁起腿，並且剪下羊身上的長毛。羔羊想躲在母羊的身後也不中用，這些羊是不願意脫下暖和的外衣的。

「現在，過來！抓住那邊的一隻肥的！他還稱自己是個男子漢啊！追逐姑娘倒是很有辦法，但是一隻羊就駕馭不了啦！」姑娘們開玩笑地說。

一個穿長棉襖的牧羊人抓住了一隻公羊的角，他同那隻不情願的羊掙扎了一會兒，於是身體失了平衡，就倒下去了。

姑娘們尖聲地大笑起來，都去追趕那隻調皮的羊。根據舊日的風俗，在剪羊毛的時期，第一個抓住公羊的那個姑娘要在同年的秋天出嫁的。

「馬爾斯，好不害羞！你急什麼啊？」

「噯，別讓牠跑了，現在要穩住，老伙計！」

「啊哈，抓住你，你這討厭的老東西。噯，綁住牠！」

「你在這兒，你現在把丈夫丟失了！」現在該輪到那個牧羊人開玩笑了。「馬爾斯公羊太太！」

在離那吵鬧的、鬨笑的人們不遠的一口井旁，一個姑娘坐在那兒工作着。她像一隻綿羊似的安靜地在剪羊毛，這姑娘一直一聲也不響。她時常抬起頭，用拿剪刀的那隻手把頭髮掠到後面去，深深地嘆一口氣。她剪完了羊毛，把羊腿鬆開，就很沉重地站起來了。若是看一眼她那豐滿的前胸和裾下的突出的肚子，就會明白她爲什麼這樣蠢笨了。她每次抓羊的時候，牧羊人總是帶着露骨的好奇的神情望着她，於是她就變得越發蠢笨，越發瞎抓了；最近，她漸漸覺察出來自己笨重的身體了。她感覺跳動或操勞對她是有害的。她也感覺到許多姑娘好奇地望着她的凸出的肚子，用胳膊一個碰一個，並且還互相耳語着。

娘兒們很快就發覺出她的異態了，雖然她自己還拚命裝得很自然和快樂的樣子。這種事情是不容易瞞過娘兒們的。她們猜想，她的勉強的快樂包藏着痛苦的心。從她那眼睛下的黑圈，她們知道她每夜睡不着覺，在床上輾轉反側；她彎身拾莊稼時的那種吃力的樣子，就把全部故事訴說出來了。在勞作或遊戲上，她再也不能和她的朋友們競賽了。她顯然是要

保全體力。她想要克服精神的倦怠和身體的倦怠的努力越發顯而易見。不久，全村莊的人都私談着這個被愛人誘騙的姑娘。他們都已經計算出來這姑娘在哪個月，同誰『犯的罪』。意外地，那也並不是很難去猜測的，因為這姑娘已經被那個莊漢猶拉斯追逐半年多了。他們兩個常常胳膊挽着胳膊從田野走回家去，一塊坐在桌子旁邊。在集會的時候，不得到猶拉斯的允許，她從來不和別的男人跳舞的。

『猶拉斯追求那個姑娘，就像蜜蜂追求蜂蜜一樣。』人們這樣說。

但是，在春天，那個小伙子突然離開村莊，跟志願兵去了，以後就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。他曾經告訴他至近的朋友，他是爲了爭取自由，反對地主打仗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回來了，佩着一把長軍刀，穿着黃銅釦的軍外衣，小腿上繫着綁腿——一個立陶宛的士兵。他那綠色的小帽在那姑娘的窗戶附近出現了幾次……於是他又不見了。他的軍刀到處發光。

那姑娘顯然漸漸不安起來，惡毒的嘴開始喋喋地談論她。

『蜂蜜是甜的，但是蜜蜂可刺人痛……』他們譏諷地說。

當她想要抓住另一隻羊的時候，一個姑娘低語道：

『你們看她儘找最小的。她不敢抓大的。這就是相信男人的報應。他們認爲丟棄一個姑娘就像扔煙頭一樣。現在她算糟了，可憐的人兒。』

「無聊！」另一個姑娘激憤地說，抬起了頭。「他們兩個人誰也不能怨。木已成舟，有什麼可說的。我若是她，我可知道怎麼辦。我倒願意有小孩，讓他們亂講瞎談去吧，那算什麼！」

「不要裝傻！她真算完了，現在誰還要她啊？」

「不要緊，她也許找漢子比你找的還快。沒有他那個雞蛋就做不了蛋糕是怎麼的。你一直等到老了，色衰了有什麼用？那時沒有人再看上你了。不，我寧願這樣有了孩子，也比沒有兒女就死了好。」

「就這樣繼續下去吧，你要願意，你就生孩子吧。但是沒有人嫉妒你，我可以斷定。」

「我不在乎。如果我高興，我就生一個孩子，把他撫養大，沒有什麼使我怕的。」

「對，你就懷孕吧，然後你想要擺脫，我賭上……」

幾百年來，法律就是攔斥私生子的。不管哪個女人胆敢反抗這種法律，她一定被教會與社會斥為罪惡與恥辱的。

這就是為什麼那個姑娘，那個被她的朋友們熱烈地談論着的姑娘，因為畏懼社會的唾棄，想要做出殘酷的罪惡。她被愛人遺棄，已陷於絕望，母性的感情已被她那悲慘的境遇沖淡了，所以她決定祕密地消滅子宮內生命的種子。

她請求瓦娜金幫忙，瓦娜金是全縣惡名昭彰的專幹那種陰損事體的老太婆。瓦娜金供獻給她下流的計策，這姑娘幾乎因此喪了命。當幾個貧農兩天後在陰雨與冷風的田野中發現她的時候，她已經半死了，但是她那年青健康的身體抗制住了毒藥，胎兒又活了。

……牧羊人把小帽推在腦後，嘴裏囉嗦了幾句，別人聽見全大笑了。但是馬爾斯這個小胖姑娘，又替這不幸的姑娘辯護了。

「真無恥，看見別人的不幸，你們笑。你們看，那可憐的姑娘像驚惶的鳥兒似地不得不躲避我們。你們想，你們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或是鸛鳥把你們帶來的嗎？」

「啊哈，馬爾斯抓住公羊的角了，現在她快要有了小孩了。哈！哈！」

「過來，伸出舌頭，我馬上就給你剪斷。」馬爾斯叫着，揮動着剪刀。

她站起來，走向要抓羊而沒有抓住的那個姑娘。

「蒙妮卡，等一等，我來幫你忙。」

馬爾斯抓住了那隻羊，綁上了羊腿，不理會蒙妮卡的無力的拒絕。

「去坐下休息一會吧，」她說道。「你不要剪了，我們快剪完啦。誰都知道你太累了。」

你爲什麼總是躲人。你不要理他們……壞嘴總是要嘮叨的，但是正經人不會欺負你的。」

蒙妮卡的眼睛充滿了感激的淚水。馬爾斯素來就對她很好。也許是因爲她自己曾經受

過痛苦的。沒有她，蒙妮卡會在很久之前就自殺了。馬爾斯曾經安慰過她許多次：「等着小東西生出來吧，我可以替你照管孩子，我們兩個人給他縫衣服……我可以給他縫一頂小帽子。」

馬爾斯溫存的話語減輕了蒙妮卡心上許多的重量。

蒙妮卡聽着她朋友的談話，心裏胡思亂想着。她的眼睛固定地望着遠方。忽然，從那沒有長草的禿山上，出現了一個人形。他的長外衣在風中飄盪着。蒙妮卡看見那人形就跳起來了，像木樁似地佇立着，剪刀從手中落下去了。她感覺那個人好像在遠處向她招手。「能是他嗎？」她想。

於是那人走進了山谷就不見了。但是那人的步態和身材對蒙妮卡太熟悉了，捨不得不再看他，於是她蹣跚起腳來，又清楚地看見他了。

「是什麼？」馬爾斯說，轉過來也望着那同一個方向。

「沒有什麼……」蒙妮卡回答，想要轉移她朋友的注意。

馬爾斯立刻猜出了這可憐的姑娘心中所想的事。她正期待着他回來。也許那個人真是他吧？

兩個姑娘都望着向莊園走來的那個人。許多人也停下工作看着這新來的人。

但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出他是穿軍裝的。他的綠外衣搭在肩上，他手中拿着帽子。他站住了，向那羣人揮手。

「他要幹什麼？」那些人互相問道。

「看啊，他又揮手了。也許是一個軍人吧？」

這兵迅速地向他們走來，幾乎是在跑了。他輕輕地跳過一道溝，於是在離那羣人幾碼遠的地方站下了。

「你們都是怎麼回事啊？你們都不認識我啦？巴爾脫，約內？」他喊道。

「怎麼，是猶拉斯！猶拉斯，你這傢伙！還活着？」

「怎麼，我們已經給你敲喪鐘了。我們斷定你一定被擄去了。你怎麼樣，老朋友？」

猶拉斯一一和他們握手。他還和幾個人擁抱，吻着兩頰，因為這是當地的風俗如此。於是停頓了一會，互相打量着，親切地拍着後背，捏着肋骨，又大笑起來。

「喂，猶拉斯，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把你帶到這兒來了？要當上人民委員了嗎？你現在是什麼？是布爾什維克呢，還是立陶宛人民呢？」

「爲了立陶宛的解放，我們在戰壕裏全腐臭了。」

「你們也許在那裏給我們選出新國王了吧？」

「立陶宛將來不會再有國王了……我們大家全平等。大家互相平等和友愛。」

猶拉斯的話惹出來了一串熱誠的問題，關於公社、平等和友愛的問題。

猶拉斯解釋了每一個問題。他說人民要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——補鞋匠、裁縫、莊稼漢，像他們自己一樣，要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了。

猶拉斯做過波蘭的俘虜。他看見過奢侈富麗的大都市。上帝呵，住在那裏的人民是怎麼樣的生活呵！怎麼？他們有鑲着玻璃的屋頂花園，在冬天，花還開放。他們的房子周圍長的青草剪得比鬚鬚還整齊平滑。你能看出來，他們是悠閒自在的。

「猶拉斯，你聽着，」一個人開始興奮地說，「他們說他們將要把土地分給貧農了。就是說給我們嗎？」

一聽到「土地」這兩個字，許多農民就向這兵士圍攏來，好像這一個重大的問題由他就可以解決一樣。

「我們沒有爲土地而鬥爭過嗎？我們要把那些地主攆出莊園，那末，我們每個人就可以得到充足的土地了。將來要這樣的。立陶宛已經獨立了，已經有了憲法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憲法？他是誰？」

猶拉斯用很簡單的話向他們解釋這個陌生的名詞。他說勞動人民已經把德皇和沙皇趕

滾蛋了。他們吸吮人民的血汗夠長久了。「從現在起，一切都要不同了。如果你不工作，你就別吃飯。在立陶宛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弟兄們，你們還想要什麼？現在一切都歸我們了。土地，我們不需要走很遠了。」他說道，用手指着田野。「但是，還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。我們和地主不經過鬥爭，他們是不會拿出土地的。他們是頑固的傢伙。」

農民們望着地主的田地，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一樣。他們的眼睛全在笑。他們不願意讓猶拉斯走開，他非常大胆地談論這些令人興奮的問題，工人政權、國會和關於平等與友愛的問題。他們不敢決定他的話是否可信。如果在那時候，有人對他們說：「自己找一塊土地耕種吧，安上家，那土地是你的——那是你的祖先用血汗得到的土地。」他們一定會莫名其妙。他們把所有的生命都付出來了——甚至爲了他們的墓穴；他們把生命付給村中的長老、地主和沙皇。現在，忽然，土地要屬於他們的了。

「真該死，我爲什麼說了這些話？有什麼新聞嗎？」猶拉斯笑着。「我離開村莊這期間，有生的、死的、娶親的、出嫁的嗎？賈馬拉怎麼樣？還用那隻鐵手給他的領主管理莊園嗎？」

「沒有許多事情可以告訴你。啊，是的，可是，當你參加軍隊去的時候，錦嘉騎了他主人最好的一匹馬跟布爾什維克去了。你沒有碰巧遇見他嗎？」

此刻，林庫斯走到猶拉斯身旁，把他拉到一邊，對他耳語了幾句。這兵士顯出驚慌的樣子。

「你快去！我從來沒有懷疑過，」他瞥視一下羊羣，幾隻羊在那兒瘋狂地叫着。

「快去安慰安慰她吧。他們使她的生活過得很可憐，」林庫斯催促地說。「你不要否認，你知道，你使這姑娘吃苦頭了……」

「我不想否認，巴爾脫。當然，我要去的。那末，他們說的是我，是嗎？他們一定談論我的好事呢！」

「你聽着，她想要投河呢。你想像不出她是怎樣可憐……你會聽到全部事情。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。」

猶拉斯帶着一顆沉重的心走過了田野，好像又準備參加戰鬥一樣。他不明白他心中充滿了什麼樣的情緒。想要投河……吃毒藥……真是個小傻子！他要對她說什麼呢？他能怎樣開口呢？他時時刻刻在想念她。如果不是爲了她，他是絕不再回到這兒來的。現在，他聽說她懷疑他，他很爲她羞愧。他看見了那些女人，心裏想：「她們會叮視着我和她的……我要一直向她走去，給她們瞧瞧。」

他走近了那羣女人，向四周望望，但是沒有找到蒙妮卡。他向她們大家招呼，忽然他心

中感覺非常輕快和歡樂。但是他的眼睛繼續搜索着她，因為她爲了他們兩個人的「罪惡」受了苦。最後，離那羣姑娘有相當距離的一口井後邊，他看見那條熟悉的紅頭巾了。紅頭巾上有藍色的斑點。那正是她。他看見那些姑娘在互相遞眼色，他便趕快地說，好省得她們在他面前提起她的名字：

「蒙妮卡在哪裏……我的蒙妮卡呢？我一定去找她。我想知道她要怎樣見我呢？」當他說這話的時候，他感覺他的臉通紅。

一個姑娘向他那個方向射着憤怒的眼光。那是馬爾斯。但是猶拉斯躲開了她的眼光。當他走開的時候，他聽見有人說道：

「伺候他伺候的對。男人像杜鵑一樣，把卵丟在別的鳥巢裏就飛了……」

這話也叫蒙妮卡聽見了。她站起來，背着其餘的人，她的心狂跳着。不，她一定不告訴他一點她所受的苦；她一定不向他傾吐她一切苦楚和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怨恨。她一定要照馬爾斯告訴她的那樣做。她一定要直盯盯地望着他說：「你騙了我，你害了我，你現在還要怎樣？在你沒有回來以前，我已經受夠了苦，我能夠受苦受到底的，我給你寫信，但是你不理我……」此刻，無疑的，他一定替他的行爲辯護，一定請她寬恕，但是她一定要強硬：「離開我，」她一定這樣說，「我恨你。」

她聽見他攀上了籬笆，驚嚇了從她旁邊疾走過的一隻羊，她感覺她的四肢無力和發抖。她望着躺在她面前的一隻羊的眼睛，她看見了他的頭，反映在羊的眼睛裏，好像反映在鏡子裏一樣。

「喂，姑娘，你連招呼也不願意向我打嗎？該死的。」他不願意這樣開口的。

「不，我不願意。」蒙妮卡輕輕地回答道。

「但是我們很久很久不見了。呃，你一點也不想我嗎？」

蒙妮卡默然不答。猶拉斯彎下身，輕輕地拿過來她手中的剪刀，捏着她的下頰，把臉轉向着他。

「讓我們至少彼此瞧瞧吧。可以親個嘴嗎？」他向那羣姑娘望了一眼。「來吧，趁着沒有人看見。」

他抬起蒙妮卡的下頰。她想要躲開，但是他把她拉到懷中，吻着她那緊閉的嘴唇。

「是怎麼回事啊？姑娘，恨我嗎？啊，笑一個吧。過來，讓我看你的白牙吧！」

猶拉斯想要強迫張開她的嘴，但是蒙妮卡並不笑。她鎮定地凝視着他，好像凝視着一個陌生人。惱怒、憐憫、喜悅充滿了她的胸懷。最後，她突然嗔聲地說：

「讓我走。你為什麼回來啦？」